

世 纪 的 回 响

批

评

卷



主编 · 李子云
赵长天
陈思和

林语堂批评文集

沈永宝编

世纪的回响·批评卷

沈永宝编

林语堂批评文集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语堂批评文集/沈永宝编

ISBN 7-80607-486-4

I . 林…

II . 沈…

III . 评论 - 文学 - 中国

IV . I026

林语堂批评文集

◎沈永宝 编

责任编辑:成 平 周 镐

装帧设计:王震坤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印 刷: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2 字数:300 千字

版 次: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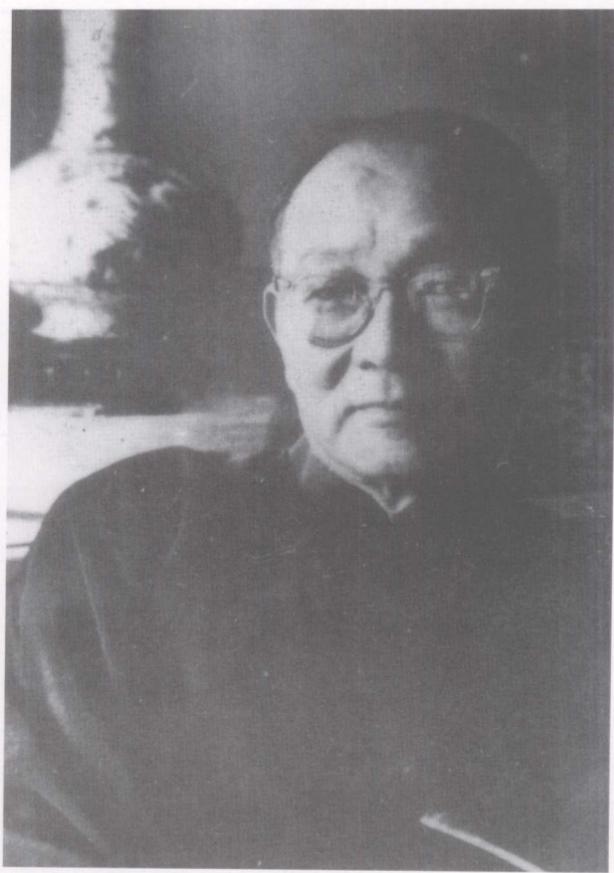
印 数:1-5000 册

ISBN7-80607-486-4/I·207

定 价: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退厂包换)



林
海
平

The World's Desire by H. R. Hopper & Andrew Lang

哈葛得 莫朗

世界之欲 哈葛得 莫朗

Anidst the Corporation. Maurice Olai

勿不利名 摩罗士 摩罗士 奥来

素描 (Charcoal Sketches) 亨利希·亨利希

(京文)

20 x 20 = 400

林语堂手迹

又有古文而记有诗体，如“黄浦”，则像用英文诗者。The Yellow Rose，近时有人称“黄浦”，近时成白话出版。

编辑说明

一、近年来学术出版界虽已注意“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不同流派的作品和理论主张,但仍有一些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产生过影响或别具一格的作家或作品,由于种种原因,或未被发掘,或作品虽经重印,但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为反映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历史全貌,我们特编选这套丛书出版;

二、本丛书按照文章类别,分辑出版,每辑十本,第一辑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第二辑以文学评论为主,以后将陆续编辑出版以美学、文化争论等方面为主的学术文章。每书有一书名,体现该作家作品的风格面貌,另有一副题,标明作家、批评家或文化群体名称。每书的体例,分总序、本书序、正文及编后记。编后记说明编选者的尺度;

三、本丛书所选文章,一律采用初版本或最初发表于报刊的原始文字。为保持作品的历史风貌,有些作者惯用的语言、某些观点,虽与今天的有所不同,我们仍保持原貌,不作改动;

四、由于人力和编者学识的限制,编选中如有重要疏漏和错误,望行家和读者指正,以期改正。

《世纪的回响》丛书序

钱谷融

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诞生到今天已经走过了将近八十个年头，在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中，八十年不过是一转眼的工夫。我们中国又是个文明古国，从《诗经》算起，我们的文学已经有三千年的光辉历史，八十年的成就，决不能与三千年相提并论。可是，就在这短短的八十年中，我们却也产生了像鲁迅这样的即使站在屈原、杜甫、曹雪芹等中国最伟大作家的行列里也无愧色的人物。世界各国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每一位伟大的作家的周围，在这位作家的影响和带动下，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作家群体。尽管他们的才能有高下，成就有大小；就创作风格而论，也既有与这位大作家相近似的，也有与这位大作家显然异趋的。在他们的共同参与下，形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局面。就像我们的二、三十年代那样，因为有了鲁迅，就使文学的天空，一时显得群星璀璨，光辉夺目。至今回顾起来，犹令人不胜神往。

当然，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繁荣昌盛的局面，总是难以长盛不衰的。中国二、三十年代文学的兴旺景象，后来也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消歇了。此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后，也由于整个时代环境的种种特殊条件，这种兴旺景象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之前，始终未能重新出现。但是，认真严肃的作家，忠诚献身于文学事业的作家，不管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总是在默默耕耘的作家，应该是代不乏人、始终存在的。因而值得一读的、能够传之久远的好作品，相信总也是不绝如缕，不会长久中断的；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暂时隐没无闻，不为人所知，有待于热心人的发现，甚至得花些力气去进行发掘罢了。可能还会有这样的情形，一些原来相当受人欢迎、而且确实值得一读的作品，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忽然销声匿迹，不再出现了。遂使一大批比作品晚出世的年轻人，就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作品的存在。大家只要回头想一想，在新时期到来之前，像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作品，不是几乎完全被人们遗忘了吗？

解放前，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内容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评论等文学的各个门类，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起到一九四九年四月止，历时十四年之久，一共出了十集，每集十六本，总计一百六十一本（其中有一集十一本），共收入八十六位作家的作品。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极其深远。巴金在《文学丛刊》第一集出版时所写的《编者的话》中说：“我们这部小小的丛书，虽然包括文学的各部门，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不过我们可以向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就是说，这套丛书唯一依靠的是作品本身的价值，决不凭藉作品以外的力量来招揽顾客。话又说得很谦虚，只说这些作品决不是读了一遍就不想再读的书（其实这已很够了）。事实上这些作品出版以后，备受读者的欢迎，都是一版再版，最多的重印达十几次之多，最少的也都印了三版。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作品解放以后都没有

能够重印，遂使一大批作品连同它们作者的名字（特别是一些不属于左翼的作家）渐渐的被人们忘怀了。至于一些四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大学文科学生），则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些作品和作家的存在。一部现代文学史显得异常纯正而又单薄，这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从国民教育方面着眼，也使广大人民失去了许多可以吸取的有益的精神营养。这是很不明智的。

我们有鉴于此，在二十世纪即将与我们告别的时候，决定对将近八十年的现代文学的历史，作一次巡视式的回顾，将一些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甚至有意加以排斥的作品，只要它们艺术上有特色、内容又确有可取之处，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具有学术价值的文艺评论，收集起来，以丛书的形式，按类分辑加以出版。十本为一辑，辑数暂不规定，看以后的实际情况再定。准备每年出版一至二辑。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加以重印的作品，都是能够风行天下、传之久远的精品杰作。一部作品能不能受到读者的欢迎爱好，除了取决于这部作品的思想价值、艺术质量以外，还有种种其他因素，甚至一些偶然出现的特殊机缘，也会严重影响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的命运。就说读者的审美心理吧，也从来就不是稳定不变的，它常常会受到种种现实条件的左右和制约。譬如社会风气，时代好尚等等。上面所说的一些作品之所以会在过去受到冷落或排挤，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文学史上的许多大作家，在当时并不一定能得到大家的公认，人们对之常是或褒或贬，毁誉不一的。即使是他们死后，虽已盖棺，围绕他们的争论仍未止息，他们的声誉地位，仍会有或升或降，忽沉忽浮的变动。往往要经过时间老人上百年的淘洗、鉴别，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才会逐渐牢固地确立起来。当然，进行筛选和淘洗，首先必须让人能够更多地阅读和了解那一时代的作家作品，但有些作品现已难找到，即使是一些开始

受到重视的作家的某些方面也往往受到忽视。这种状况造成客观评价的障碍，因而我们将一些有创作个性而即将湮没的作家和一些知名作家被人忽视的作品编选出版。我们不敢说我们的艺术眼光是最可靠的，但我们至少知道作家与作品是各种各样的，读者的兴趣爱好也是各种各样的。因此我们认为在艺术上还是采取宽容态度为好，应该容许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存在。我们决不因为自己喜欢玫瑰花，就反对人们去喜欢紫罗兰。我们只坚持一点，我们向读者推荐的，都是我们认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可取之处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或在某一时期曾发生过较大影响，反映了某种创作思潮或思想观点，或者对于某位作家来说，它们代表了他创作风格的不同侧面，我们决不敢把一些艺术的赝品来浪费读者的宝贵时间。我们的目的除了认为应该给一些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作过贡献的作家作品，恢复他们应有的地位，以充实、丰富现代文学史的原有面貌，同时也可以使青年作家在创作时有所取资与借鉴，进一步促进我们创作的繁荣。再说，这些作品既是从中国的现实土壤上、从人民的生活中、心灵中产生出来的，那么它们在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提高国民的素质方面一定能够发挥它应有的积极作用。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时时给我们提出批评和建议，使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得好一些。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四日

文体改革与人生态度

——《林语堂批评文集》序

吴中杰

《论语》派是三十年代重要的文学流派，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要全面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这是不可忽视的方面。

林语堂不但写散文，写小说，而且有自己的文学主张，写过许多文论文章。只是，他的文论常以小品形式出之，而且散见于各个集子中，遍览亦属不易。现在沈永宝兄将它们收集在一起，使我们能集中看到林语堂的文学主张，是一件好事。永宝长期从事现代文学报刊史研究，阅读了许多原始报刊，在资料的收集上自然比较全面。他所提供的这个文本，能使我们看到林语堂文学主张的来龙去脉，对于研究工作很有好处。

一提起林语堂的文学主张，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幽默”和“性灵”。不错，三十年代林语堂曾经办过提倡幽默文学的《论语》杂志，又办过专登性灵小品的《人间世》刊物，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他因此还得了一个“幽默大师”的称号。吹捧者，反对者，都抓住这一点做文章。但林语堂的文学主张和人生态度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各个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要评价林语堂的文学主张，必须了解林语堂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环境，这样才能说得较为确切。

林语堂提倡“幽默，不自三十年代始。早在一九二四年，他就 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杂话》的文章了。林语堂当时提倡幽默，有着双重的意义：一是文体改革的继续；二是人生态度的表明。

文体改革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突破口，是中国现代审美意识觉醒的标帜之一。无论是胡适之的文学改良八事，还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大抵都从文体改革入手。应该说，五四文学在文体改革上是取得很大成就的。但是，学习西文的林语堂并不满足，他致文《新青年》，要求改变板面孔训人的文风，在文体上作进一步的改革。只是，文学革命初期，两军对垒，叫阵搏斗，形势并不轻松，所作文章自然以严肃的学理论文为主。但《新青年》也辟出了“随感录”专栏，文章就写得较为随便，并由此而发展出现代杂文文体。杂文的写作，喜笑怒骂皆成文章，比起那些正论来，要轻松活泼得多了。一九二三年，林语堂从美、德留学回国之后，仍希望对文体改革有所推动。他提倡幽默，并征译西方散文，即是本于此意。但此时新文化阵营已经分化，接着，出现了《语丝》与《现代评论》两家杂志，代表着两种倾向。继承《新青年》战斗传统的，是《语丝》杂志。而且，在文体改革上，《语丝》对《新青年》也有所发展。林语堂本人也加入语丝派，成为其中的一员战将，他与孙伏园、周作人等还有过关于“语丝文体”的讨论。周作人虽然认为《语丝》没有什么文体，只是一群不伦不类的人集合在一起，发表些不伦不类

的文章和思想而已。但是他又拈出“随意”“大胆”与“诚意”几个字，作为大家撰文的共同特点。关于“语丝文体”，后来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里说得最为明白：“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这都说明《语丝》在文体上的进一步解放。鲁迅自己的杂文，就相当有幽默感。但幽默在当时还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因为语丝派从事的是抗争文学，在抗争中，讽刺显得比幽默更为重要。

幽默不仅是一种文体，而且是一种人生态度，林语堂似乎更强调后一点。他自己就说过：“幽默只是一种态度，一种人生观。”（《论幽默》）即使在《语丝》时期，他提倡幽默，也着重在人生观，即要求有一种宽容的人生态度。他在章士钊下台，女师大学生取得初步胜利时，鼓吹“费厄泼赖”精神，就是这种宽容态度的表现。但是，要玩“费厄泼赖”，必须双方都有“费厄”精神才行，只有单方面“费厄”，是“泼赖”不成的。当对方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地镇压学生运动时，林语堂从事实的教训中醒悟过来，接受了鲁迅的批评，觉得在中国，倒还是“打落水狗”精神更来得切合实际。而且，事实上，无论在女师大运动中，或者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林语堂都是积极地站在革命青年这一边，与反动势力展开搏斗。他还因此而遭到迫害，只好走出北京。

林语堂再次提倡“幽默”时，已是三十年代。——幽默杂志《论语》创办于一九三二年。那时，他经历了改造厦门大学文科的失败，经历了大革命时期的风云变幻，早已厌倦于斗争，而向往于闲适生活。此时提倡幽默，仍是提倡一种人生态度。他自己曾说，需要以冷静超远的旁观者的态度，将世事看穿，用轻快的笔调写出，才能成为幽默。但三十年代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形势比二十年代更为严峻，而且专制统治也更为加强了，要冷静超远，亦颇为

不易。幽默仍难在中国生存发展。正如鲁迅所说，幽默这东西，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可见，在专制主义的统治下，幽默是难以得到发展的。不是倾向于讽刺，就是倾向于说笑话。专门提倡幽默的《论语》杂志，也办得愈来愈不景气了。

一九三四年，林语堂又创办了《人间世》半月刊。这是专门提倡性灵小品的刊物。什么是“性灵”？林语堂在该刊的《发刊词》上明确地说：“性灵就是自我。”“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也。”这就是说，提倡性灵文学，就是提倡表现自我，表现个性。从积极方面看，它是与五四时期所提倡的“人的文学”有着相通之处。林语堂反对方巾气，反对官样文章，也都有其积极意义。而且，在三十年代首先提倡“性灵文学”的也还是五四时期提倡“人的文学”的周作人。但是，毕竟时代不同了，这两个相关的文学主张，所起的作用，也就大不一样。

如果说，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是基督教叛徒的话，那么，到得三十年代，他已经是一心想做隐士了。他摄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不愿再进行斗争，而想在十字街头造起艺术之塔，躲在里面摹写《九成宫》字帖。他鼓吹性灵文学，提倡晚明小品，更多的是消极避世的作用。但是，周作人的文学主张，在当时仍影响很大，追随者颇不乏人。林语堂就是接受其影响的作家之一。经过周作人的提倡和林语堂的鼓吹，当时文坛上茶话酒谈式的小品文蔚然成风，新印的明人小品集也层出不穷。这些作品都是以闲适为格调，无“悖谬”之议论，相当适应当时政府之需要，也就相当程度地冲击了有强烈社会性的斗争文学。所以，鲁迅和其他左翼作家对之进行批评，也是必然之事。正如鲁迅所说：“现在是多么切近的时候，作者的任
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他们希望，生存的小品文应该

是匕首，是投枪，是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血路来的东西，而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

从今天的选本上，是无论如何读不出这些小品文的抚慰和麻痹的意味来的，人们所见大抵只是潇洒和空灵。但一个政府，总有一定的文化政策，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容许什么，都有自己的意图。它所容许的东西，看似没有什么明显的倾向性，而且往往是中性的，但实际上，这种容许却也是一种诱导，一种抵制，即利用某种可容许的文化现象来冲击它所反对的文化倾向。明乎此，就明白当年论语派之所以受到鲁迅和左翼作家的批判的原因了。

的确，只有放在时代背景中进行透视，才能看清一种文学主张和文学倾向的正误是非，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林语堂崇尚道家思想，颇想超然物外，但他毕竟生活在人间世，不能不受社会的制约，他后来的政治倾向也说明了这一点。

目 录

- 《世纪的回响》丛书序 钱谷融(1)
文体改革与人生态度
——《林语堂批评文集》序 吴中杰(1)

第一辑 文学论文

- 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 (3)
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 (6)
幽默杂话 (8)
插论《语丝》的文体
——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 (13)
《新的文评》序言 (20)
会心的微笑 (29)
新旧文学 (31)
《笨拙》记者受封 (33)
文章无法 (35)
说文德 (37)
国文讲话 (39)
论文 (42)
论语录体之用 (54)
论幽默 (59)
作文六诀 (66)
方巾气研究 (73)

论谈话	(78)
语录体举例	(87)
谈小品文半月刊	(94)
叙《人间世》及小品文笔调	(96)
言志篇	(100)
论玩物不能丧志	(104)
说个人笔调	(106)
时代与人	(111)
说浪漫	(114)
大学与小品文笔调	(117)
怎样洗炼白话入文	(119)
谈天足	(134)
论现代批评的职务	(138)
二十三年之幽默	(148)
做文与做人	(152)
小品文之遗绪	(161)
还是讲小品文之遗绪	(167)
今文八弊	(172)
记性灵	(183)
古书有毒辩	(187)
文学革命	(190)
散文	(193)
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	(197)
说新旧文学之不同	(202)
论有闲阶级与文学	(204)
看见碧姬芭杜的头发谈小品文	(207)